



羊肠河记忆

王国元 / 著

作家出版社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 第五辑

羊肠河记忆

王国元 / 著

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羊肠河记忆/王国元著. -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11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

ISBN 978 - 7 - 5063 - 9196 - 2

I. ①羊… II. ①王… III. ①散文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254613 号

羊肠河记忆

作 者: 王国元

责任编辑: 陈晓帆 陈 华

装帧设计: 曹全弘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 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 net. cn

http://www. haozuoja. com (作家在线)

印 刷: 三河市紫恒印装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 数: 160 千

印 张: 13

版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9196 - 2

定 价: 27.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致读者

“草原文学重点作品创作工程”和“优秀蒙古文文学作品翻译出版工程”的成果陆续和读者见面了。这是值得加以庆贺的事情。因为，这一工程不仅是对文学创作的内蒙古担当，更是对文学内容建设的草原奉献！

在那远古蛮荒的曾经年代里，不知如何称呼的一群群人在中国北方的大地山林间穿梭奔跑，维持着生命的存延。慢慢地，他们繁衍起来并开始有专属各自的族称，然后被人类发展的普遍规律所驱使着，一个接一个地走出山林过起了迁徙游牧的生活。于是，茫茫的草原就变成了这些民族人群书写盛衰成败的出发地。挥舞着战刀和马鞭，匈奴人第一个出发了，紧接着是鲜卑人，然后是突厥人，再后是契丹人、女真人，之后是蒙古人，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踏着前人的足迹浩浩荡荡地出发了。如今，回首望去，他们奔腾而去的背影犹如一队队雁阵，穿过历史的天空渐渐远去……

雁阵飞去，为的是回到温暖舒适的过冬地。而北方民族依次相续地奔腾前去，为的却是要与人类历史的发展潮流融汇对接。这是一个壮观的迁徙，时间从已知的公元前直到当今年代。虽然形式不同，内容也有所变化，但这种迁徙依然不停地进行着。岁月的尘埃一层又一层，迁徙的脚印一串又一串。于是，经历过沧桑的草原充满了关于他们的记忆。在草原的这个记忆中，有他们从蛮荒走向开化的跋涉经历；有他们从部落成长为民族的自豪情怀；有他们建立政权、制定制度、践行管理的丰富经历；有他们敬畏自然、顺应规律，按照草原大地显示给他们的生存方式游牧而生的悠悠牧歌；有他们按着游牧生活的存在形态创制而出的大步行走、高声歌唱、饮酒狂欢，豁达乐观而不失细腻典雅的风俗

习惯；有他们担当使命，不畏牺牲，奋力完成中国版图的大统一和各民族人群生存需求间的无障碍对接的铿锵足迹；更有他们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迭和生存内容的一次次转型与中原民族相识、相知，共同推进民族融合、一体认知、携手同步的历史体验；还有他们带着千古草原的生存经验，与古老祖国的各族兄弟同甘苦、共命运，共同创造中华文化灿烂篇章的不朽奉献……

承载着这些厚重而鲜活的记忆，草原唱着歌，跳着舞，夏天开着花，冬天飘着雪，一年又一年地走进了人类历史的二十一世纪。随着人类文明发展进步的节奏，草原和草原上的一切激情澎湃地日新月异的时候，我们在它从容的脚步下发现了如土厚重的这些记忆。于是，我们如开采珍贵的矿藏，轻轻掀去它上面的碎石杂草，拿起心灵的放大镜、显微镜以及各种分析仪，研究它积累千年的内容和意义。经过细心的研究，我们终于发现它就是草原文化，就是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的源头之一。它向世界昭示的核心理念是：崇尚自然，践行开放，恪守信义，还有它留给往时岁月的悲壮忧伤的英雄主义遗风！这样，当世人以文化为各自形象，与世界握手相见时，内蒙古人也有了自己特有的形象符号——草原文化！

精神生活的基本需求是内容，而文学就是为这一需求提供产品的心灵劳作。因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世界才会光彩夺目。文学也是应该这样。所以，我们大力倡导内蒙古的作家们创作出“具有草原文化内涵、草原文化特点、草原文化气派”的优秀作品，以飨天下读者，并将其作为自治区重大的文学工程加以推动。如今，这一工程开始结果了，并将陆续结出新的果实落向读者大众之手。

在此，真诚地祝福这项工程的作品带着草的芬芳、奶的香甜、风的清爽和鸟的吟唱，向大地八方越走越远！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长 乌兰

目 录



写在前面 / 001

第一章 求学记略 / 003

第二章 先人往事 / 033

第三章 乡关何处 / 064

第四章 幼年断片 / 078

第五章 故里生死 / 119

第六章 乡愁无解 / 160

第七章 天地苍茫 / 187

写在后面 / 193

写在前面

祖上是穷人，挣扎至今，子孙仍是穷人；或者换言之，世代贫穷，也能绵延不绝；世代栖息乡土，以土为生，土里滚爬、流汗，辈辈土命，却也家园处处。

茫茫人世，芸芸众生，千姿百态，千差万别，文学地描述起来，绝似老虎吃天。忘记是哪位学者说的了，世界只有一个世界，但版本却有很多。何不以我和我们为例，以我和我的乡土为例，仅用穷人的眼光，打量人间，仅以乡土的情形，描述世界？

这个具体的版本，试图描摹的便是穷人乡土版的世界，这个世界的生死歌哭，生的坚强与困惑，死的挣扎与彷徨。诗意地说，我力争用疲惫而坚韧的笔墨，勾勒出人世间的苍凉与悲伤。内容是寻常的，文字是拙朴的，旋律是沉郁的。不矫情，不遮蔽，不堂皇。

对与世俗相俯仰的各式版本，我无不敬而仰之；同时，某种程度上也心存戒备。田园牧歌式的颂歌，直白的、含蓄的、变相的，在报刊上连篇累牍，我即使挤进去又能怎样，有我不多没我不少。呜呼哀哉尚飨式的挽歌，一味地“为艺术”而哀伤不已，美则美矣，却难免让人陷入怅惘而不能自拔。“我们活在这样的地方，我们活在这样的时代”（鲁迅语），“记忆”结束了，而人生仍要继续。既然如此，不妨谱

写成一曲壮歌罢。而因了笔力远远不够，大气不足，粗疏有余，目前只能是这个样子了：一堆滚烫的热泪，一段粗犷的长啸，一串恹恹的梦呓；总之，一篇落寞而倔强的文字而已。关键词大体为挣扎、奋斗、困惑，总的关键词则为故乡与生存，或者概而言之，记住乡愁、记住梦想。自然，对于连绵不尽而又辽阔无比的人生、阴阳两界的人生、人生的终极而言，关键词只能概其大要矣。

但愿朋友们看后，能感同身受，“于吾心有戚戚焉”，勾起眼泪、欢笑与沉思，尽管这个版本，远远够不上“一篇叙事诗，一片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萧红的《呼兰河传》，我是供奉在佛龛上，视若经卷，顶礼膜拜的。

何尝不清楚，这里所描述的，尽是荒凉的人世、荒寒的人生，滚滚红尘中的偏僻一隅，吸引不了繁华世间人们忙忙碌碌的眼球和声响壅塞的耳朵，但我还是描述了述说了。浩茫的世间，偏僻也罢繁华也罢，终极处应该是一样的；绝非别无选择，实在是殊途同归。

不管怎样，我和我们，地下的、地上的，前生的、后世的，憨头憨脑、土头土脑、愣头愣脑，齐刷刷地，同羊肠河的流水一起，集合在你面前了。

第一章 求学记略

1

英金河畔，昭乌达蒙族师范专科学校。1988年春末夏初，毕业时节。这年是龙年，此时你刚刚过完二十二虚岁生日。

此时的阳光，开始酷热起来，热得满世界都躁动不安。仿佛是一夜之间，学校的宣传橱窗里，铺天盖地的，已满是“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诸如此类的大红标语了。你感到很惊讶，咦，在哪儿见过似的，不，听过。

——羊肠河畔，陪房营村。七十年代早期。

你刚记事。记得某天，村里走过一群陌生的年轻人，大人说他们是下营子的“下乡知青”，他们唱着“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雄赳赳、气昂昂地，从村旁走过去。那是你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见到知青。“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后，听人说，知青们马上呼啦啦返城了。歌子也被他们带回城里了吧，你想。

噢，原来，这歌这话，不仅仅是对知青们的。

我要分配到哪儿去呢？——此时的你止不住想，我的家乡是农村，

我的家乡在边疆，我的家乡便是我的祖国，它最需要我回去，从事“太阳底下最光辉的职业”，教书育人。你的家乡是国家级贫困县。

——少郎河畔，翁牛特旗乌丹六中。2012年秋。

讲台上，讲完“家乡篇”，作为思想品德课教师，你向你的学生们进行课堂总结：“同学们，对于咱们这个地方，对于你们这个年龄段来说，所谓‘祖国’，就是你家里的小菜园；热爱家里的小菜园，就是热爱祖国。”近三十年过去，你的家乡仍然是国家级贫困县。学校招收的全是农村的学生，同学们刚刚升入初中，绝大多数还是儿童。此时正值秋天，你的人生也进入秋季，该成熟的成熟了，该枯萎的枯萎了。

——小黑河畔，内蒙古大学。2015年春末夏初，毕业时节。

学校铺天盖地的大字横幅上，依然是诸如此类的标语，只不过稍有改动，变成了“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见到的刹那间，你整个人被击中了，恍如隔世，今日何日兮？前生后世翻江倒海般一齐涌上心头。

家乡啊，你供养出来的“天之骄子”，马上又要回到你的怀抱了。

入学之初，据老师讲，你们考学这年，全国只录取五十七万名大学生，你们绝对是“天之骄子”；特别是内蒙古自治区，高考升学率仅为百分之十三，你们更是“天之骄子”了。不错，最初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那会儿，你骄了骄家人更骄了骄，紧接着，为筹措上学的费用，你不骄了家人更不骄了，虽说师范类高校免交学杂费、教材费，但穷家富路，出门总得换套行头，带上生活费啊。好在张罗到上学时，你如期报到，你的兜儿里有一百五十多元钱了，你的行头是新的了，衣服是新的，鞋袜是新的，枕巾、褥单是新的，只有被子是旧的，但蒙上被罩，旧不也看不出来了嘛。你还戴上手表了呢，新式的电子手表，姐夫给买的，耗资人民币两元。一学期下来，家里为你连拿带邮的，支出总计有二百七十多元钱，回家时的路费也够用着呢。

临走之前，母亲一边为你整理行李，一边说：“这下孩子有工夫梳头洗脸了。”

老师更讲了，国家用六十四个农民的税收，才能供养一名在校大学生。啊！听闻此说你禁不住激动起来：请乡亲们放心，我毕业后回来，年年都要教六十四个家庭的孩子，回报你们的付出。“天之骄子”在大学时代，“眼泪、欢笑、沉思，全都是第一次”（王蒙语），不清楚别人的“第一次”怎样，你的“第一次”是这样了。“求知、求友、求事业”这部大学生生活三部曲，不知道别人是怎样弹奏的，你的是这样开启了。

激动不已，你写下一篇散文《星星·月亮·我》，感恩曾经的业师，激励当时的自己；恰好学校搞教师节征文比赛，执教大学语文的鲍老师推荐上去，后来居然获得了一等奖。你修的是思想政治教育专业，汉语言文学专业原本是你的夙愿，但没实现，高考失误了。原本学得最好的语文，成绩却是这六科中最低的，语文是开考第一科，期望值过高，发力过猛了。而此时激情下写作，又能从容修改，水平自然正常发挥。兴奋之余，你深深地知道，不是自己文笔多么优美，结构多么巧妙，主题多么高大，而是字里行间的真情实感，感动了评委。鲍老师点评你的作文有朱自清《背影》的味道。

怀着这样的心态，你苦苦地攻读了下来。你打的菜常常是两毛钱一份的土豆丝，你穿的衣服只有勉强能换洗的两身，你背着两元钱一个的“军挎”书包……但文科楼501教室，只要有课就有你，而且坐在前排，而且老师讲的话除了咳嗽声，你全记在了笔记上；借阅的图书，在图书馆里翻看的不算，单说借书证上，你一直保持着每周至少三本的借阅记录；你发表了第一首诗、第一篇散文，你收到了第一笔稿费。收到第一笔稿费“人民币六元整”后，你兴奋得不知怎么办好了，是给父母邮回去呢，还是自己花掉？心情终于平静下来后，你给自己买了笔记本，厚厚的两本，笔记本上，挤满了你蹒跚而坚韧的

笔迹……

你的头发是刚硬的，你的目光是忧郁的，你的步履是徊徨的……它们折磨得你，竟然有一次一顿吃了一斤八两饭，不算菜。比饕餮之徒还饕餮之徒！有啥法子呢，经验告诉你，人要解除某种痛苦，要么转移，要么用大痛苦压制小痛苦，别无他法。

你开始了至今三十年一日不落的日记，你的人生从此跃进到自觉状态，每日均翻看昨天、记录今天、计划明天。但在你的日记里，几乎没有“梳头洗脸”的记载。事儿似乎也是有的，但你认为不值得，也便往往四舍五入了。“人生两棵树：事业、爱情，总有一棵要孤独的。”这句话在你，无异于真实写照。尽管你青春的梦里，花儿疯似的绽放着，鸟儿“扑棱棱”地飞起来。

有的同学向老师建议：少讲甚至别讲那些高深的理论了，把中学政治课的教材，再给我们好好讲讲就行了。我们毕业回去后，不就是教中学政治课嘛。理智上，你觉得同学的建议不大对劲儿，毕竟是大学嘛，总得学点儿“大”的才行啊；可情感上，毫不犹豫，你倾向那位同学！

村里的社员，几乎人人有手戳儿，随便的一块木料，一手指节长短，刻制得更粗糙了，上面除了粗朴的方框和名字，什么讲究都谈不上，为的只是“公家”有什么事儿时，摁手印不准许，需要亲笔签名，咋一下，印下手戳儿完事！社员们念过书的少，很多不会写自己的名字，即使会写的，也写得叉手叉脚，握笔杆比握锄杆难得多了，哪如直接摁个戳儿省事！倒是都认识自己的名字。生产队队部里，墙上贴着会计统计的工分表，一日一填一月一统计，看得久了，不认识也认识了。

即使是村小的戴老师，他教你们时，大人们“三反右倾翻案风”那年，配合形势吧，戴老师领着你们读报，两报一刊的社论或者梁效的文章。怪哉，读报时，戴老师有时竟然脸红一下，略一迟疑，再接

着读下去。平时，他是老板着面孔的，严肃得很哩。有那么几年，戴老师的这一神态一直困扰着你，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恍然大悟：噢，那是戴老师遇到生僻字了。

你的小学老师里，文凭最高的是高中毕业生。戴老师什么文凭？初中吧。那，到底是毕业还是肄业？你的初中老师里，文凭最高的是中师生；你的高中老师里，文凭最高的是刚刚走上讲台的专科生。

你的同村同学中，村小没读完，开始有辍学的了；小学刚读完，女同学已经寥寥无几；初中毕业时，只剩下你一个人了。截至你考上大学时，村里只考走两个中专生、一个大学生。

高考时，你报考的全是师范类高校。尽管你从小听人说，“一供销社二粮站，人民教师最完蛋”。农村中，有“公干”的不外乎这三种人，这三种人中，教师排行老末。乡亲们的眼里，老师嘛，倒不是“臭老九”，同赤脚医生一样，得尊称“先生”哩；只是，不也挣工分嘛，一天一个工的工分（十分），只不过比起一般社员来，风吹不着雨淋不着，在屋里挣工分罢了。一般的社员，面朝黄土背朝天，风里来雨里去，但冬春一天才八分，零点八个工，天短嘛；到了夏秋，天长，一天才一个工（十分）。老师毕竟是“先生”，一年三百六十五天，记三百六十个整工，而且一个月还有三五元的补助；而一般的社员，出一天算一天。补助？没听说过哩。唉，说了归齐，老师就是吃粉笔末子的，哪能和人家站栏柜道的，收粮食是人家、卖粮食也是人家的相比。大队书记拍打着老师的肩膀，说：“好好干，明年提拔你当买货员。”

……当干部？哼，坟地冒蓝烟，那是咱农村人该想的吗？哎，听说有同学可能被留校呢。唉呀，想吃天鹅肉，那是我该想的吗。二十岁的你在班里，个头排第三，一米七七，只比一名篮球运动员出身的同学和体育委员稍矮，但你看人时，还是仰视，以至于你看到的，往往是对方头上的旋儿。没办法，自小养成的，习惯成自然了——你个夙种！听见五十岁的你骂二十岁的你了，像父亲骂儿子。随即看见二

十岁的你，眼睛眨动着、脸上抽动着委屈，接着看见迷惘的、愤懑的目光，只是这目光，分不清来自父亲还是儿子了。

十几年来，戴老师的那支钢笔，时不时地在你眼前浮现。戴老师的钢笔是木料的，下端的油漆早已脱落，渍满红的、蓝的墨水，打量不出原来的颜色；上端的黄漆则老人斑似的，斑驳地缀于其上。戴老师用那支钢笔，给你批阅过多少五分啊。

我也要买支这样的钢笔，为我的学生批五分，还有……填报志愿时，一脸高粱红的你，止不住浮想联翩。尽管之前，你已经无数次地这样过，实在是习惯成自然了。

他们哪仅仅是你的学生，更是你的弟弟妹妹、侄男甥女——前生是，今生更是，来生还是；不，他们最是今生从前的你。

从前的你啊……

2

羊肠河上游，陪房营村，1974年秋。

此时的你，和“小二郎”身份一样了，“小呀么小二郎啊，背着（那）书包上学堂”。“学堂”是正规的学校了，村里的小学。之前的幼儿园呢？在山上和河套里“幼儿”过了。

村小离你家不远，从家往西走，到了街头，前面是村西大道，再沿着大道往南走，过两条横街，到了。学校的西邻是一户人家；东面，隔着大道，是生产队的队部。

学校方方正正一处院，院里五间房子，中间一间是办公室，东两间是一、三年级教室，西两间是二、四年级教室。院子正南划出个篮球场，东南有沙坑，西北角挖座露天厕所，北面隔着说有也有说没也没的一堵墙的，是实实在在的小杨树林，林中有青草有沙土，供同学们实实在在地玩耍。与北面的“实实在在”相比，南面的顶多是“勉

勉强强”了，篮球场只有一副篮球架，沙坑倒是有沙有坑，但坑里是沙多还是土多，没谁理会了。

吱、吱、吱——吱、吱、吱——一早上，杨德坤老师满大街一边拾粪，一边吹哨子，这是提醒家长，招呼孩子麻利儿吃饭，上学啦。

学校由杨老师在五十年代中期创办，二十年了。原来一直叫“陪房营子小学”，文化大革命后，政治挂帅，校名更改为“永红小学”，不知道谁还弄来一块木板，挂在大门口旁边，上面是用毛笔写的校名。抵不住风吹雨淋，木板早已开裂，校名更几近于无，莫如不写不挂呢。

上面号召“队队办初中，村村办小学”，结果呢，大队初中办到七年级（初二），小队小学办到四年级，都半截子拉轰，没一个完全的。四个年级段，一个老师实在教不过来，学校增加了一名，戴顺老师。杨老师教二、四，戴老师教一、三。

听到杨老师的口哨声，家长紧喊：起来吧，别睡懒觉啦，今儿个正常上学！大人没有“星期”之类的概念，只熟悉节气，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不过，学校安排校历，还真的大致按照节气来，农闲时上课，农忙时放假（称“农忙假”）。学校和大人们都生活在农历的岁月里，与农历一起作息。

老师同样是社员，挣死工分罢了，学校更是生产队的一个部分，既然是社员是生产队，就得遵照天时安排了。

当当当，钟声响起来，上课了。所谓钟，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一块机器底盘儿，吊在小杨树上，便当钟了，倒也清脆响亮；本来，只有两间教室，上课喊一声，保证听得见，但小孩子嘛，课间玩耍起来，喊便不起作用，还是敲钟管用。学校嘛，也的确得有个学校样儿，上课了，哪能像在家招呼孩子，喊。

你们的教室，前面是一块大黑板，黑板左侧挂着一副大算盘。算盘架是木头做的；珠不知是什么做的，似乎是纸，可也有棱有角的，纸浆？杆是麻绳，为防止珠子滑落，影响教学，麻绳特意做得粗而糙。

前面左、右两侧，靠近南、北墙壁的地方，各砸上一根大铁钉，挂小黑板用。小黑板平时靠在墙角，用时挂上。

教室南墙开着小窗户，北墙贴着几幅画，“原始人生火做饭”、“柳下跖怒斥孔丘”什么的。嘁，知道“原始人生火做饭”算啥，你们还知道呢，在那之前，猴子学会吃桃后，逐渐变成人；孔丘被柳下跖“怒斥”。该！谁让他四体不勤五谷不分？谁让他肩不能担担手不能提篮？柳下跖就是咱贫下中农咱劳动人民的代表嘛。只是，咦，列宁导师前胸“穿”的是啥玩意儿，像包着小孩儿？马恩列斯毛五位领袖的画像，端端正正地贴在黑板上方。有一次课堂上，戴老师有事儿出去一会儿，你们就这事吵嚷起来，小孩子嘛，求知欲旺盛。戴老师回来后，训斥你们。越训越来气，最后问起吵嚷的原因——老师训学生，往往是不问缘由的——你们如实道出原委。“人家列宁就穿那样的衣服！”戴老师一愣，随即气鼓鼓地说。师生知道那叫领带，是十年之后的事儿了。

开学第一天，放学后，你把新发的课本，向大人挨着个儿地炫耀，“发新书啦，我发新书啦，新书……”然后，找来牛皮纸，让哥包书皮。哥包了半天也没包上，把书还弄褶了，你立即哭将起来，“啥大哥，上五年级了，还不会！”姐过来重新包，你才破涕为笑。

对新发的课本，不管谁，只要是学生，无一例外珍惜得不得了，但好景不长，过不了几天，书便满目疮痍起来；刚学完甚至还没学完，书已风流云散，杳然不知去向也。而在这方面，你是有自豪权的，从高小（小学高年级）一直到大学的，品相不说，但凡是读过的书，的确基本保存下来了。书生书生，以书为生。——至于同时也以书为死，另说。

你的父亲用削谷刀^①给你削了铅笔。

① 削谷刀：一种刀具，削谷穗用。

上学后，你马上感到世界变了，原来，什么都有数，到处都有字！你的父亲、母亲全是文盲，乡亲们管这叫“睁眼瞎”。父亲只会写自己的姓名这两个汉字。你的父亲与先祖重名了，也叫“王富”。——你的祖父一定知道先祖的名字，但他还是让你父亲重名了。母亲呢，甚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认识，只知道“我们姓wu，是口天wu，和你三姑父他们的wu不是一个wu”。你三姑父姓武，你母亲姓吴。因为她不识字，只好这样书写了。你母亲的名字“吴桂莲”，是成立高级社后，社里为了记分什么的方便，才给起的。一个无奈而为之的符号而已。

你奶奶的名字“李秀英”，也是这样起的？否则，按传统，奶奶应叫“王门李氏”。老辈子，女人是没有自己名字的，只有姓氏，夫家姓氏在前，娘家姓氏在后。

你姐到学龄后，却没上成学，虽说学校几乎不要钱，但，“铅笔小刀啥的，总得花上几个吧，那家里也拿不起啊！”大人叹息道。再说，要去，你姐和老姑娘儿俩，都得去呀。你老姑仅比你姐大一岁，老姑属羊姐属猴。杨老师一遍又一遍地来家里催，最终还是没结果。后来，杨老师办起夜校，扫盲，什么都免费，又不耽误白天上工，你姐才去了。你姐不但会“七刀切，八刀分”——扫盲课本这样教人识字；还会写自己的名字：王素琴；百以内的加减法，姐也会了呢。那本扫盲教材，你姐一直珍藏着。多少年之后，你还在姐家的箱子底看见过。教材沉甸甸的，图文并茂，字大行稀，与小学语文课本相似，但毕竟是扫盲教材，教的字更实用，尽是眼面前儿用的字，没一个虚的。书上的空白处，姐用铅笔，一笔一画地抄写满了生字。多少年来，你姐常常对当年的家境叹息不已，对没上过学耿耿于怀，对杨老师念念不忘。

老姑去没去，你不清楚了。

数字特别是文字，引导着你，在世界上越走越远，而你的父母你的先人们，止步在文字面前了。他们的眼睛，只看到肉眼能看到的世界了。